

青岛市博物馆藏双丈八佛及相关问题探析

刘海宇 史韶霞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青岛市博物馆, 山东 青岛 266061)

内容摘要 青岛市博物馆藏临淄龙泉寺遗址的一批佛教文物,包括北朝丈八佛造像两尊、北朝菩萨造像两尊、北朝大型石碑首一件、“龙泉寺记”石碑一件。这批文物保存完整,雕刻艺术精湛,是我国现存北朝重要的佛教文物。其中双丈八佛造像最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国内现存同类北朝丈八佛造像的比较,进一步探析丈八佛的起源以及两佛并立布局的深层社会文化因素。

关键词 青岛市博物馆;双丈八佛;两佛并立

中图分类号 :K879.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1)04-0031-05

The exploration of a pair of Zhangba Buddha image housed in Qingdao Museum and the relative issues

LIU Haiyu¹, SHI Shaoxia²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2. Qingdao Museum, Qingdao Shandong 266061)

Abstract: A passel of Buddhist 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from the site of Longquan temple at Linzi County including a pair of Zhangba Buddha statues, a pair of Bodhisattva statues, a head of a stele and a stele carved with Longquan Si Ji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quan Monastery), they are all well-preserved with outstanding art style dating from the North Dynasties and now stored in Qingdao museum. Among them, a pair of Zhangba Buddha statues are valued highly. By a comparing study with the same style of Zhangba Buddha statues found in other places in China, this article goes further to exploring original source of Zhangba Buddha statues and reveals the social and culture background of this coexistent layout.

Keywords: Qingdao Museum; A Pair of Zhangba Buddha Statues; Coexistent Layout of A Pair of Zhangba Buddha Statues

青岛市博物馆收藏的北朝两尊丈八大佛,雕刻精美,保存完整,被誉为“镇馆之宝”。该馆还收藏北朝两尊菩萨像,一通“双丈八碑苏公之颂”大型碑首,一通“龙泉寺记”石碑。根据碑首之铭,我们把这

两尊丈八佛称为双丈八佛。这批文物均系解放前从临淄县西龙池村龙泉寺遗址出土后收藏的。我国现存北朝丈八佛造像已经很少,两佛并立的双丈八佛更是极为罕见。迄今所见的论著仅仅对这批造像简

收稿日期 2010-06-20

作者简介 刘海宇(1970—),男,山东省郓城县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

史韶霞(1966—),女,山东省青岛市人,青岛市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单地资料性介绍^①，尚未有人与其他同时期的丈八佛进行比较研究，也没有人探讨双丈八佛所隐含的深层社会文化因素。

本文首先介绍双丈八佛以及相关文物的情况、收藏经过，然后与国内现存其他北朝丈八佛进行比较，最后探讨丈八佛的起源以及两佛并立等。

一 青岛市博物馆所藏双丈八佛及其相关藏品介绍

双丈八佛，现陈列于青岛市博物馆西区大厅，手部和足趾均残，后用水泥修补（图版 20）。两佛像均面带微笑，稍显消瘦，螺发高髻，内着僧祇支，束带结于胸前下垂，外著褒衣博带式正披，左右领襟从双肩自然下垂，衣纹的断面呈“V”字形，下穿长裙，裙摆外侈，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作施与愿印，跏趺站于莲花座上，莲瓣呈尖头状。这种形制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实施汉化政策以后才出现的，是汉化服装在佛像上的具体体现。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据此判断：“这样的形象以全国石窟寺造像的分期，应在景明、正始以后，北齐北周以前，魏晋南北朝阶段中的第二期形象。”^②两尊丈八佛形制非常相似却稍有不同，底座差异最大（图版 21、22）。左侧造像底座（图版 23），正面分三格，中间一格的正中刻一赤身力士头顶博山炉；两侧相对各刻一罗汉，对博山炉顶礼膜拜，左右两格均三个浅龕，内刻坐姿小像，似为供养人及供养比丘。右侧造像底座（图版 24），正面也分三格，中间一格的正中刻一带座背屏式的佛像，两侧相对各刻一人，右侧人物似是僧人，单膝跪地，左侧人物冕服戴冠；左右两格均刻一个浅龕，内刻坐姿小像，也似供养人与供养比丘。两尊造像头部的后面均有上下两个用以固定的卯眼，或安装背光所用。

两尊北朝菩萨造像现陈列于青岛史话第二展厅，头部均残，后补。两尊造像均双肩著披肩下垂，胸前饰项圈，腹前结僧祇支，跏趺站于莲花座上。两尊菩萨像的区别是手姿和底座的不同。左侧造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拿环状桃形法器而底座明显低矮；右侧菩萨左手施无畏印，右手拿玉璧形法器，底座明显高一些。两菩萨应为阿弥陀佛的胁持菩萨，左为观世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头部是后来用水泥补做的，但是做成了有肉髻的佛头，在菩萨身上极不协调。

“双丈八碑苏公之颂”大型碑首也陈列于青岛史话第二展厅。碑首半圆形，高 160、宽 210 厘米，正面正中阳刻两行文字，每行四字，篆书“双丈八碑苏公之颂”，刻字处长 55、宽 36 厘米。碑首背面两侧各刻两只蟠龙，头向下而尾部交叉于碑首上部，蟠龙中间刻一佛龕，龕内刻一佛二菩萨，中间佛像著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戴头巾，面部明显为妇女形象，两侧菩萨像也明显为妇女形象（图版 26）。佛龕右侧阴刻铭文一行：“像主苏万基妻张供养”。妇女形象的一佛二菩萨极为罕见，似应与供养人为女性有关。像主苏万基，史书无载，难以查考。我们根据背面“像主苏万基”的铭文，把正面文字“双丈八碑”理解为双丈八佛之碑，“苏公之颂”理解为像主苏公之颂。

龙泉寺记石碑现存青岛市博物馆院内。石碑为圆首，带底座，高 220、宽 80、厚 28 厘米。碑额四字“龙泉寺记”尚可识读，但碑文已经磨泐得非常厉害，基本不可辨识，无法知道碑刻的时代。

二 流传经过

这批造像和石碑原在淄博市临淄区龙泉寺。龙泉寺遗址位于临淄区西龙池村北，淄河东岸。民国九年（1920）版《临淄县志·古迹志》载：“龙泉寺在龙池西北淄水岸上，尚有石佛四，各高丈八尺。”此记载不确，如前文所述，实为两石佛两菩萨。《临淄县志·金石志》记载曾有荷兰人欲购石佛而不可得^③。根据 1962 年青岛市博物馆实地调查的资料，龙泉寺遗址面积大概有四五十亩，两尊丈八石佛原在大殿内，居中面南并立，两尊菩萨在双丈八佛的南侧，坐东面西而立，菩萨头早已掉下，一个曾用作地界^④。

① 时桂山《青岛的四尊北魏造像》，《文物》1963 年第 1 期；孙善德《对〈青岛的四尊北魏造像〉一文的补充意见》，《文物》1964 年第 9 期；青岛市博物馆《青岛工人积极保护历史文物》，《文物》1972 年第 5 期；王集钦《北魏石佛三次迁移记略》，青岛市四方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四方文史资料》，1999 年；王莉等《博物馆里的宝贝① 镇馆之宝——北朝石造像》，《走向世界》2008 年第 21 期。

② 青岛市博物馆藏 1962 年阎文儒教授关于北魏石造像的来信，内部资料。

③ 青岛市博物馆李玉吾、时桂山 1962 年根据龙池村老干部李福隆（63 岁）和小学校长李鲁村的谈话所整理的调查访问记录，内部资料。

1928年5月1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济南,日本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进而侵略山东。日军出兵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强行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两侧20华里的地区。龙泉寺正好位于所谓的胶济铁路20里以内。日本人于1928年7月15日劫取石佛和石碑,运至淄河店火车站,准备运往青岛后从海路运至日本。7月24日,上海《申报》报道此事,迫于中国人民的巨大舆论压力,日本人未能运走石佛等,仅掠走了两件菩萨头像。1929年3月29日,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济案协定”,约定日军两个月内撤离,3月31日国民政府接收济南和胶济铁路^[3],石佛和石碑等文物留在了淄河店火车站。1930年,青岛四方机厂派出专列,把这批文物运至青岛,放置在四方机厂旁边的四方公园,后随着四方机厂的扩建,石佛所在区域成了厂区的一部分^[4]。1979年7月,这批文物从四方机厂运至青岛市博物馆,永久收藏。石佛体量巨大,只好放置在博物馆院内露天陈列。青岛市博物馆新馆建成,1998年7月把这批石佛和石碑又从大学路博物馆旧址迁移至梅岭路青岛市博物馆新址室内。

三 国内现存的北朝丈八佛

除青岛市博物馆所藏北朝丈八佛像之外,我国其他地方尚存几尊北朝丈八佛像,有的还有确切的纪年,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可探明这些佛像之间的内在联系。

博兴兴国寺丈八佛像

兴国寺丈八佛石造像位于博兴县城东南10公里的湖滨镇丈八佛村(原名寨高村)兴国寺,“文革”期间曾遭人拉倒,佛头也掉了下来,1979年修复,1998年由民间人士投资建大殿保护起来。石造像通高710厘米,像高约560厘米,莲花座和方形底座通高155、宽280、长219厘米。据称,此造像为我国平原地区发现的最大单体立式圆雕石造像^[5]。造像,高髻螺发,面带笑容,身着僧祇支,束带打结下垂于胸前,外穿褒衣博带式通肩袈裟,左手作施与愿印,右手作施无畏印,跏趺站于莲花座上,莲花瓣外端稍圆。莲花座下尚有一方座。方座南面正中刻一力士,双手托博山炉,两侧各刻供养人像六身、供养比丘一身;方座的東西两侧各浮雕供养人像六身、供养比丘一身。据兴国寺遗址所存明清两代重修兴国寺碑记载,兴国寺始建于天平元年(534)。1998年清

理造像夯土台基时获得资料,也表明兴国寺丈八佛石造像雕造于东魏天平元年(534)^[6]。

临淄西天寺丈八佛像

西天寺石造像现存于临淄区石刻艺术馆,俗称“丈八佛”、“无量寿佛”,2006年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造像高约560厘米,宽180厘米,厚100厘米,螺髻高耸,面容稍显丰满,身着僧祇支,胸前束带打结下垂,褒衣博带式通肩袈裟,手部有残,作与愿印、施无畏印,跏趺站于莲花座上,下无方座(图版27)^{[2]99}。从历史文献和雕刻风格判断,西天寺石造像应雕造于北朝晚期^[7]。

诸城市博物馆所藏卢舍那丈八佛头

1979年9月,诸城市五金公司建筑工地发现唐代龙兴寺遗址,出土一件巨大的佛头像,高132厘米,宽78厘米,厚79厘米。头像螺发,肉髻缺失,面带微笑,稍显细长,眉间有白毫,鼻尖及左颐稍残,颈部有用以修复的安装卯眼。同出的唐开元二十年(732)“卢舍那放光碑”的碑文记载,佛像名称为“卢舍那丈八圣像”。唐代龙兴寺建在北魏大觉寺的基础上,从头像的风格特征以及艺术手法判断,卢舍那丈八佛头像应为北朝晚期所雕造的^[8]。

偃师水泉石窟的两尊丈八佛造像

偃师市寇店村南万安山的水泉石窟正中雕造两尊立佛,高5米多,头部略残,额头宽平,袈裟通肩,衣纹细密,多平行线条。据窟内题铭,此窟为昙覆在熙平二年(517)所造的。窟外左侧摩崖大碑言明雕造石佛的目的:“比丘昙覆……归山自静,于京南大谷之左面私力崇营……皇帝陛下、皇太后敬造石佛……”^[9]。碑文说明一窟之内“两佛并立”这种特殊布局的成因,是为皇帝和皇太后两人所造的两尊石佛,熙平二年是孝明帝幼年即位后改元的第二年,当时胡太后临朝摄政,所谓的“皇帝陛下、皇太后”指孝明帝和胡太后。

我们把上述四处丈八佛像遗存与青岛市博物馆所藏双丈八佛像做一比较:首先,从雕造时间上来看,有明确纪年的是位于北魏近畿地区偃师水泉石窟的两尊丈八佛像,雕造于北魏晚期的熙平二年(517),是我们研究北朝丈八佛像的参照标准。青岛市博物馆所藏临淄龙泉寺双丈八佛像,应是北魏近畿佛教文化东传的结果。北魏于皇兴三年(469)攻占广固城(今青州),设青州刺史,下辖齐郡(治所在今临淄)、高密郡(治所在今诸城)等。北魏晚期宣武帝景明元年(500)以后,青州地区流行身着褒衣博

带式通肩袈裟、面容清癯、表情慈祥的石造佛像。至东魏(534—550)和北齐时期(550—577),青州地区造像热潮愈演愈烈,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艺术遗产,迄今为止出土北朝石造像的地区有青州、临淄、博兴、广饶、临朐、诸城、安丘等地。山东地区的东魏时期造像与北魏时期造像相比较,雕刻风格有一些变化,面相略显方圆,身躯略显丰厚而稍短,博兴兴国寺丈八佛像和临淄西天寺丈八佛像应属东魏时期的作品。

四 相关问题

丈八佛的起源

佛家的住持三宝为佛经、佛像和僧侣,佛像是修业僧侣根据佛经所制作的礼拜对象,那么佛像的具体高度是多少呢?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后,一般认为作为佛的高度是一丈六尺,称“丈六金身”。《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明帝梦见高大的金人,臣下有人说:“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后汉书·楚王英列传》李贤注引袁宏《汉纪》曰:“佛长丈六尺,黄金色。”^[10]东周时代,一般人的身高八尺称为“寻”,“寻”的倍数一丈六尺称为“常”,为当时常用的长度单位。到汉代,丈六的长度被赋予了某种高大神圣的意义,例如《汉书·五行志》载西汉哀帝建平三年(前4),“零陵有树僵地,围丈六尺。”《汉书·翟方进列传》载翟方进之子翟义起兵反抗王莽篡权,王莽杀害翟义后,在其家乡通道旁,“建表木,高丈六尺”^[11]。《后汉书·舆服志》载千石、六百石佩黑绶,“三采,青赤绀,淳青圭,长丈六尺”^{[10] 3675}。《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是岁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广一丈六尺。”^[12]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丈六”条曰:

身長一丈六尺,是通常化身佛之身量也。《佛说十二游经》曰:“调达身丈五四寸,佛身長丈六尺,难陀身長丈五四寸,阿难身長丈五三寸,其贵姓舍夷一丈四尺,其余国皆长丈三尺。”《行事钞》下曰:“明了论云:人长八尺,佛则倍之丈六。”《业疏》四上曰:“佛在人倍,人长八尺,佛则丈六,并依周尺以定律吕也。”《观无量寿经》曰:“阿弥陀佛,神通如意,于十方国变现自在。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现小身丈六

八尺,所现之形皆真金色。”^[13]

既然“佛在人倍”,人有高矮,矮者七尺,高者九尺,所以佛像的高度也有丈四和丈八的可能性。

我国有确切记载建造大佛的时代是自东晋时期开始,多为木雕或青铜铸造,造像高度以丈六为主,也有丈四和丈八的。《法苑珠林》卷53载东晋康帝建元二年(344),昙顺于南林寺造丈八佛像^[14]。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5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15]《晋书·恭帝纪》载东晋恭帝“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丈六石佛始于十六国时代北凉,《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北凉王沮渠蒙逊为其母造丈六石佛,时在宋元嘉六年(429)之前。北魏时期世祖太武帝于太延五年(439)平凉州,凉州的经像僧侣悉数迁于魏都平城(今大同市),促进了北魏佛教的发展。但是好景不长,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446)下诏灭佛,摧毁佛像、焚烧佛经、坑杀僧侣,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次遭到了严厉的打击。而佛教在北魏社会已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了巩固政权,文成帝即位后旋即下诏恢复佛教,宣扬皇帝即为当今如来的思想,为使造像难以毁坏而传之万世,开凿石窟,广造大佛。首先于兴光元年(454)秋,在京师平城的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16]。和平初年(460),又令昙曜开凿云冈石窟,雕凿石窟五座,窟内各雕大佛一尊,“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世称昙曜五窟,即今云冈石窟的第16窟至第20窟。第16窟为立佛,高13.5米,第18窟为立佛,高15.5米。显宗献文帝即位后,天安元年(466)在天宫寺造金铜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宣武帝时以玉造丈六像一尊,永平三年(510)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观致敬”。释慧皎的《高僧传》记载南朝宋明帝时(466—472)造丈八金像,铸造四次均不成,就改为丈四金像^[17]。

双丈八佛与两佛并立

北魏中晚期流行一种称作“两佛并坐”的造像模式,有的是在一个佛龕中两佛呈“八”字形对坐,有的金铜造像呈“一”字形并坐。有学者统计仅云冈石窟就有385个“两佛并坐”的佛龕^[18]。这种“两佛并坐”造像模式的佛经依据是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我们在造像发愿文中也可以找到此类证据。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藏太和十三年(489)铭释迦多宝并坐像的发愿文说“太和十三年

三月四日,九门县南乡村宽法生兄弟四人为亡父母造释迦多宝”^[19]。这种造像模式的流行,同时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孝文帝在延兴元年(471)即位时只有5岁,其祖母冯氏把持朝政长达20年,直至太和十四年(490)冯氏去世,当时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并称“二圣”。显而易见,“两佛并坐”是太和年间“二圣”当朝的世俗皇权政治在佛教造像中的具体体现。

我们曾就青岛市博物馆所藏双丈八佛像专门赴京求教于宿白先生。宿白先生指出两尊丈八佛像如原位于一个佛殿内,可以称为一殿两佛布局,并指出可以把青岛市博物馆所藏双丈八佛像与偃师水泉石窟相互比较^①。参照上文“两佛并坐”式造像的命名方式,我们称这种一殿两佛像的造像模式命名为“两佛并立”式造像。北魏太和年间虽然流行过“两佛并坐”的造像模式,但并没有“两佛并立”的这种立佛的造像形式。现存两处北魏“两佛并立”的大佛造像,一处是青岛博物馆所藏双丈八佛,另一处是偃师水泉石窟两尊并立的丈八大佛。偃师水泉石窟造像雕造于北魏晚期的熙平二年(517),碑文明确说明为孝明皇帝、皇太后胡氏造石佛,所以才会有“两佛并立”的特殊布局。显然,北魏晚期的“两佛并立”的造像布局是北魏中期释迦多宝“两佛并坐”形式的继承和演变。

结 语

黄金昂贵,铜可以制造钱币、武器和其他器物,所以南北朝的金铜大立佛没有一件保存到现在。本文介绍的青岛市博物馆所藏双丈八石佛能存留至今,使我们得以窥见北朝佛教的兴盛和高超的造像艺术,实属难能可贵。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佛的高度一般被认为是一丈六尺,有时也雕造作一丈八尺和一丈四尺。青岛市博物馆所藏大佛自铭为“丈八”佛。北魏中期以后流行的释迦多宝“两佛并坐”是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二圣”当政皇权政治的反映,北魏末期的“两佛并立”是释迦多宝“两佛并坐”形式的继承和演变,体现了孝明帝即位之后灵太后当权的世俗政治在佛教造像艺术中的影响。青岛市博物馆所藏双丈八佛是我国唯一保存完整的“两佛并立”式的北朝造像,在研究北朝的佛教造像艺术和社会政治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所用照片由青岛市博物馆罗琦主任提供,

拓片由青岛市博物馆姜乐平先生制作。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北京大学宿白教授曾给予指导性的意见,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韩伟东馆长提供相关材料并带领笔者去龙泉寺遗址进行实地考察。文章写成后青州市博物馆王瑞霞副馆长提出修改意见。我们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 [1] 时桂山. 青岛的四尊北魏造像[J]. 文物, 1963 (1).
- [2] 临淄文物志编辑组. 临淄文物志[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0: 105-106.
- [3] 刘大可. 山东重要历史事件 北洋政府时期[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427-438.
- [4] 王莉. 博物馆里的宝贝① 镇馆之宝. 北朝石造像[J]. 走向世界, 2008 (21): 86-89.
- [5] 舒立臣. 山东古文化遗址之: 博兴“丈八佛”[J]. 走向世界, 2004 (4).
- [6] 李少南. 东魏·兴国寺丈八佛像[A]. // 郭建芬等. 山东文物丛书 碑刻造像 [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2: 427-429.
- [7] 朱玉德. 北魏·兴国寺丈八佛像[A]. // 郭建芬. 山东文物丛书 碑刻造像[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2: 411.
- [8] 韩岗. 千年古刹龙兴寺[J]. 超然台, 2006 (1).
- [9] 宿白. 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A]. // 中国石窟寺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167-168.
- [10]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922, 1429.
- [11]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413, 3439.
- [12]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06.
- [13] 丁福保. 佛学大辞典[M]. 上海: 上海佛学书局, 2004: 442.
- [14] 释道世. 《法苑珠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376-383.
- [15]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M]. 俞剑华注释.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4: 123.
- [16] 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036.
- [17] 释慧皎. 高僧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493.
- [18] 王恒. 二佛并坐及其佛教意义[J]. 文物春秋, 2002 (1).
- [19] 孙迪. 海外所藏两铺河北地区北魏金铜释迦多宝并坐像名品探析[J]. 文物春秋, 2006 (4).

① 我们曾于2004年9月7日专程赴北京大学蓝旗营拜访宿白先生。



图版20 青岛市博物馆所藏双丈八佛



图版21 双丈八佛右侧大佛



图版22 双丈八佛左侧大佛



图版23 双丈八佛
左侧大佛底座



图版24 双丈八佛
右侧大佛底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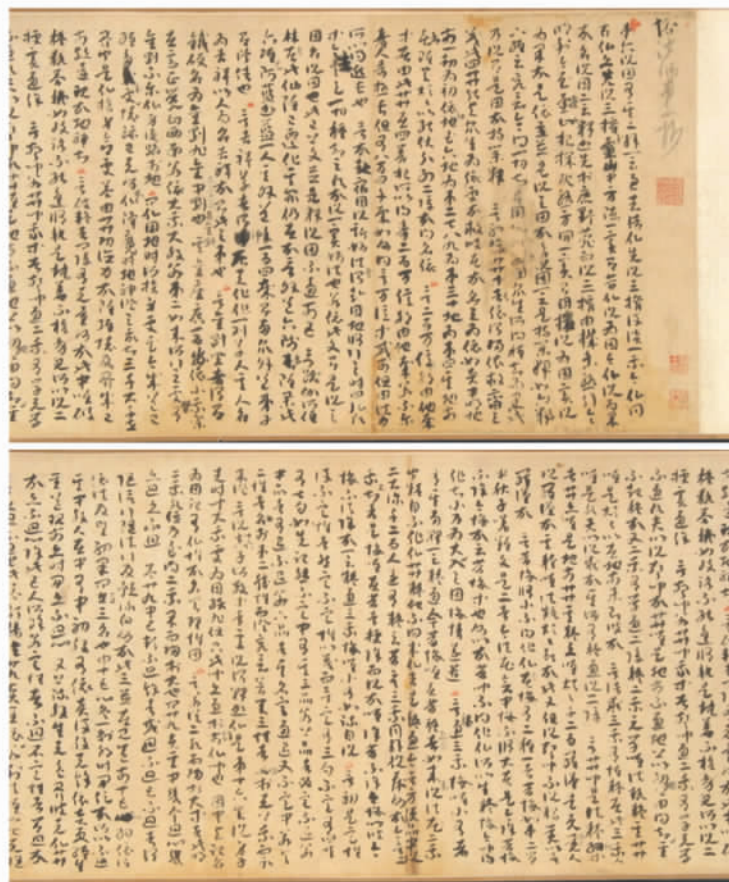


图版25 双丈八碑苏公之颂碑首背面

图版26 双丈八碑苏公之颂碑首背面佛龕



图版27 临淄西天寺丈八佛像



图版28 辽宁省博物馆藏《恪法师第一抄》